

經部

尚書要義卷十六

宋　魏了翁　撰

君奭　蔡仲　多方

一召公不説無傳疏謂召不説周之留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説周公作君奭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輔相成王為

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常攝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傳無此意周公陳己意以告召公

二師保不言太亦不及畢公為傳

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為左右爾不為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為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為召公不

說

三鄭王謂奭開旦言以解世惑史記妄謂奭疑
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
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
故不說然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
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
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
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因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

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為說爾
四鄭不見周官篇以師保為大夫之職
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謬矣
五傳以奭為周同姓經傳無所考
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燕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

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為一當召公於中以為十六謬矣

六我不敢知謂不敢獨知孔鄭同義

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獨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奭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為說殷之興亡言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為戒鄭玄亦然也

七格天即格帝變文而言

正義曰言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指謂如此伊尹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見其為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為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者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

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丈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

八殷紀太戊太甲孫世表云太甲子必有一誤

史紀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是小

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乂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為太甲之孫也

九湯有臣扈大戊亦有此為二人或一人

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為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葢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

十巫咸不言格天不及二臣

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乂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

十一祖乙太戊孫巫賢咸之子

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為巫知巫為氏也

十二六臣不數傅説未知周公意

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傅説明其即

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傅說計傅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言傅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

十三由六臣殷禮配天天祐商實百姓

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正義曰此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

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為王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率訓循也

十四明恤小臣屏侯甸恤大臣思朝廷可知

王人罔不秉德時恤小臣屏侯甸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正義曰王肅云王人

猶君人也無不恃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

十五王恤小臣矧咸奔走惟此事舉有德

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能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

十六君臣相恤故有事如筮之孚

正義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爲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無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

十七天壽有平至之德言有德必壽如殷三宗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嗣天滅威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

之以威令汝永念則有固命明我新造邦令汝長念至至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奭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中宗高宗之屬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

十八此經孔尊言殷君鄭言臣王言君臣

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為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為專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孔不同

十九上帝割制其義申勸文王之德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在昔上帝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勸德以受命

二十舉虢閎散泰南宫五人不及尚父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虢閎閎氏虢國叔字文王弟夭名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宫括散宜南宫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僖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為文王之弟也虢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閎散泰南

宫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也正義曰詩緜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此四事者五臣共為此任非一人當一事也鄭云不及吕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二十一文王得五臣又曰無能往来

正義曰無能往来一句周公假為文王之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既少於事無能往来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

二十二武王惟茲四人孔云虢叔先死鄭疑辭

武王惟此四人尚廸有禄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禄虢叔先死故曰四人正義曰虢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

二十三周公雖還政猶與召公同任濟川之責

正義曰周公既以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

在我小子旦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是周公之負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我小子旦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佐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溺而已詩云泳之游之左傳稱闔赦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若成王在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同共渡濟成王若云從此向川故言往也

二十四命蔡叔後而不及管罪有輕重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册書命之蔡仲之命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正義曰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爲國君以策書命之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絶滅正可别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之後者葢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二十五致辟管叔因蔡叔降霍叔三年不齒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

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罪輕故退為衆人三年之後乃齒録封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正義曰謗毁周公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管叔於商就殷都殺之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為民三年之内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

二十六周公以蔡仲為已卿士叔卒乃邦之蔡

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為畿内諸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為己之卿士周公善其為人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為諸侯也

二十七郭鄰不知何方徙而又因之與流異

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葢相傳為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地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因之管蔡世家云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為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

二十八霍叔不監殷民其罪輕故暫降而復封

言羣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葢在京邑聞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封叔處於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為庶人奪其爵禄三年之後乃更齒禄葢復其舊封封為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得為國

君爲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云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知之

二十九仲爲周公卿士在圻内史記妄謂魯卿

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内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内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是爲周公圻内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

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為卿士馬遷說之謬爾

三十三蔡皆屬汝南孔言叔封圻内未詳

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内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曰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新徙蔡

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内也孔言叔封圻内或當有以知之但圻内蔡地不知所在爾

三十一蔡叔不知何爵按世家初封即侯

正義曰此使之為諸侯於東土爾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宫侯立自此巳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為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

三十二淮夷與奄再叛成王親征從之

正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徙奄民作誥命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令史叙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為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為篇名

三十三合洛誥費誓知淮徐叛在成王初政

此篇在成王書内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

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為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

三十四遷奄於蒲姑為近中國猶遷殷成周

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為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之知令遷奄君臣於蒲姑

為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

三十五諸侯多殷舊國故因歸自奄而誥之

武王歸自奄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誥以禍福作多方

多方衆方天下諸侯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國五月還至鎬京正義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

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侯故也

三十六以諸書證伐淮奄為歸政之明年

以洛誥言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

為證以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興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以明二者為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起為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誓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以成王征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

三十七此宗周謂鎬京然豐洛皆得名宗周

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宫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三十八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明成王意

成王新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侯

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以明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是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

三十九桀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廸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廸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

四十因甲于内亂傳意甲夾通鄭王為狎

桀既為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于民重亂有夏之國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一事之内而為亂行故傳以二事充之外不擾民内不動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内言其昏闇甚也鄭王皆以甲為狎王云狎習災異于内外為禍亂鄭云習為鳥獸之行於内為淫亂與孔異也

四十一以義民而不克永享非恭人而任之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於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惟夏之恭人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己者義民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所好好用同己者以其同己謂之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為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乃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

四十二天五年須暇紂罔可念聽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

四十三冀紂改悔故言聖狂在念不念

正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為狂狂必不能為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能念於善則為

聖人者方言天須暇於紂兾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也謂之為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為狂豈能念善中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極善惡者言之

四十四武王未暇行師而云天以湯故須暇之

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為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

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也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為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非曲念湯德延此歲年也

四十五天求多方罔堪顧之乃顧我周王

天惟至多方正義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言欲選以為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天

可以伐者欲使伐之顧謂廻視有聖德者天廻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人亦顧天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彼故皆以天言之

四十六王遷則臣易今尚宅爾宅畋爾田

正義曰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汝諸侯之國應隨殷降

黜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畋汝故田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我周王之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重田故云畋汝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即此畋亦田之義也

四十七教告之戰要囚之乃再三不靜

正義曰教告與戰要因連文則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

教告謂伐紂之事昭十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將戰之時於法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辭訊告也告以文辭數其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受其要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因執其朋黨也此雖總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朋此指伐紂也以伐紂為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言上廸屢不靜之事

四十八臣我監五祀孔謂期以五年得還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王歎而以道告汝衆方與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謂成周監之

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今汝奔走來徙臣我我監五年無過則還本土越惟有胥伯大小多正爾罔不克臬於惟有相長事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 多士有幹有年傳亦云由終修善得還本土皆未必然

四十九殷多士謂頑民我監謂成周之監

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士也五年再閏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

五十告殷併及諸侯康誥亦然

正義曰成周一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遷者兼告四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誥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離遠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五十一王不惟多誥汝惟祇告爾吉凶之命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告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以和道故誅汝汝無

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正義曰王曰我今告戒汝者不惟多為言誥汝而已惟敬誥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凶吉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被誅者是惟汝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之則無於我有怨

五十二王曰又曰者王親告周公曰王若曰者公稱王命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成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親告之辭直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

云周公曰是也又云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尚書要義卷十六

尚書要義卷十七

宋 魏了翁 撰

立政 周官 君陳

一周公作立政以嗣天子王矣近臣宜得人

周公作立政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立政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

天子今以為王矣不可不慎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凖人綴衣虎賁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

二常伯常任凖人綴衣虎賁皆近王

王者當立舊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

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

三傳以有室顲俊爲卿大夫之家招賢

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顲俊尊上帝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强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

四傳以前三宅爲内外之官後三宅爲罪人三居

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皋陶所謀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似不當與前三宅異

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

五九德即臯陶所謀

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事惟有臯陶謀九德故言九德臯陶所謀者進言戒君非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

六於上五官無牧此惟言三官加牧

上句周公戒王歴言五官其内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其有詳畧爾

七孔以伯解牧與曲禮王制同與鄭異

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

八謀所面見用大順德乃能居無義之人

正義曰凡人為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欲知其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善官賢人既得其官分别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諸枉則為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衆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别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罪人人

九受德紂字與暴德同邦逸德共政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受德紂

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强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爲威虐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

十帝乙以受德字紂望其爲善

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受共爲

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為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複爾其人實為大惡德字乃為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是帝乙愛焉為作善字望其為善而反為大惡以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

十一暋訓强言紂自强於為惡

釋詁云暋强也暋即昬也故訓為强言紂自强為惡

十二並言文武舉賢事帝見同道

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爲行必同交錯爲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代紂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内采薇已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亳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

十三釋任人準夫至三亳阪尹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為天地人之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左右攜僕百司庶府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小臣猶皆慎擇其人况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太史

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時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夷微盧烝三亳阪尹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

十四外舉任人凖夫外舉牧皆要官

正義曰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

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惟舉内外要官言之故内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皆據内外要重官以言之夫即人也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為此三事而已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

長也與孔意同

十五大都小伯藝人表臣

小臣猶皆擇人況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為民之表的楨幹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

十六泰誓巳有六師此三卿葢末伐紂時

周公攝政之詩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此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廵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戰者也

十七三亳阪尹必是分亳民為三各立監

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為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為三亳必是三所各為立監也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亳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葢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為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即如此意三亳為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為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

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亦阪尹葢東成臯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為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為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旨矣

十八文王宅心立事惟擇有司之牧夫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罔攸兼于庶民庶獄庶慎惟有司之

牧夫文王無所兼知於毁譽衆言及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及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財逸于任賢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

十九傳以政事準牧舉四者以總諸臣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知厥若丕乃俾亂自此巳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
自訓為從亦訓為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
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故以立政為大臣
立事為小臣及準人牧夫畧舉四者以總諸臣戒王任
此人事其能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
云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言各盡
心力也

二十憸人不順于德使其君罔顯在厥世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憸人不順于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立政之臣惟以吉士用勉治我國家

二十一言孺子王矣厚戒其重刑謹牧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以即政為王矣所以厚戒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獨言

重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
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
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戎
狄無有不服化者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

二十二上言庶謹政事準牧此獨言獄牧

正義曰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
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

官人也

二十三告太史以蘇公敬獄長國

周公若曰太史順其事并告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之人制故告之立政

二十四黜殷滅淮夷年異事相因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周官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正義曰據金縢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于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黜殷命與

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

二十五成王雖作洛猶還豐鎬豐鎬相近

正義曰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来自奄至於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為

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事故就此解之武王既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就不毁豐有文王之廟大事就豐宣之故也

二十六周公以天下既平授成王以立官之法

周禮每官言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詔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

二十七數月間未得大廵守惟所過諸侯

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即往伐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此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爲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即歸其間未得廵守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廵行天下其實止得撫廵向淮夷之道所過之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廵守也

二十八九服惟舉六宗周即豐

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為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

二十九此經四代之官與禮記異

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内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三十立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

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

之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别掌者内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擇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燮理陰陽於孤云寅

亮天地和理敬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

三十一六卿既同周禮而六年五服一朝異

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正義曰此

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

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説左傳者以為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亦相當也

三十二以叔向所言與成王合明周禮不具

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理叔向妄説

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末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為前代之法爾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朝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

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盖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寛言之而不數也

三十三學古議制師典常戒利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始終政乃不迷錯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為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

三十四作德逸休作偽勞拙

正義曰為德者自得於已直道而行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名益美也為偽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進思念欺巧於心勞苦詐窮則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偽不可為申說無載爾偽也

三十五成王即政奄淮叛東夷亦叛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榮國名同姓諸

侯為大夫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夷長正義曰成王伐淮夷滅徐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之上夷也故以為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此皆于孔君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玄云北方曰貉又云東北夷也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馯馯即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夷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

云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既政奄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遠者亦叛葢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慎之於中國又遠于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

三十六周公欲葬成周王葬公于畢

周公既致政於王歸在豐邑將殁遺言欲得葬于成周

以成周是己所營示己終始念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于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己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告周公之柩又周公徙奄君于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叙其事作亳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

三十七周公告老歸豐即公羊所謂不之魯

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為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

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于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為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回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葢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

三十八告周公以葬畢定奄二事作亳姑

上篇將遷亳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亳姑者是周公之意今告周公之柩以葬畢之義乃用亳姑為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君已定于亳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三十九周公親監頑民既沒以命君陳

周公既殁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君陳作書命之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

公既歿成王命其臣名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
北東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

四十成周周下都特命君陳重周公所營

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正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
大其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
命君陳分居正東郊鄭玄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
今河南洛陽縣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邑為周之東郊
也

四十一孔云君陳臣名鄭注云中庸云周公子孔直云臣名則非周公子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歿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歿命蔡仲故也孔未必然矣

四十二至治馨香乃明德之馨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聞上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于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

四十三內告外順善則稱君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

四十四辟以止辟乃辟謂刑其可以止息後犯者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不順于

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狃于姦究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習於姦究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絶惡源正義曰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訓教其罪既大當行刑中刑罰一人可以止息後犯者故云犯刑者乃刑之如其罪或輕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故不可輒刑若有人習於姦究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事者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

四十五君陳智必不及周公而今弘周公丕訓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注汝爲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秉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正義曰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遺君陳爲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秉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

尚書要義卷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濮文階

尚書要義卷十八

宋 魏了翁 撰

一名畢為二伯率諸侯相康王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為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之命曰顧命

二初以周召分陜周公薨畢代之

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

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為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故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以三公為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為二伯也

三公羊漢世之書陝縣漢宏農所治

公羊傳漢之書陝縣者漢之宏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為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名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名公為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

四王洮頮冕服出命公卿及師氏聽之

甲子乃洮頮水相披冕服憑玉几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乃同召太保奭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師氏大夫官虎

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

五成王崩年無文漢志即位三十年

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為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為十六日則不與劉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為始故始生魄為月十

六日是即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疾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為洮頮張本耳

六　洮盥手頮洮面憑玉几當衮冕

凡有敬事皆當潔清王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疾病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頮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靧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燂潘靧頮是洗面知洮為盥手言水為洮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

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為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羣臣大𤼵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覲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衮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大朝覲王位設黼扆前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

七同召六卿下及御事

召畢毛以三公領卿芮彤衛以國君入為卿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為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

八以左傳康叔為司寇今在五知是六卿

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為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為之不復別置其人髙官

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為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為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為六卿也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為說也

九名師氏至御事葢大夫皆名

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

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為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諸謂掌事者盖大夫皆被名也王肅云治事盖群士也

十出綴衣逆世子釗作冊度

兹既受命還此羣臣已受顧命各還本位出綴衣於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此墉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俾爰齊侯吕伋

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臣子皆待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為天子虎賁氏延入翼室恤宅宗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丁卯命作冊度三日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十一受命還謂還門內西方東面立位

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

但天子臣多故三公面北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事與天子同皆門内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

十二綴衣黼扆之類綴犾反初生

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内而出下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立之處知

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為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布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為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扆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扆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為死備也傳更解徹去幄帳之意

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病疾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此牖下東首反初生也

十三太子必在侍側更迎入所以殊之

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

傳謂使桓毛執干戈於吕伋索虎賁十四

經言以二干戈文在齊侯吕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吕伋索虎賁則是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内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執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吕伋下言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

侯受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為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

十五狄設黼扆綴衣象平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邦伯為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扆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閒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為

十六太保伯相畢文皆名公言冢宰發命

正義曰成王既崩事既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事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以大夫已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以癸酉為殯之明日孔不為傳不必

如鄭說也

十八　牖間東西序西夾所敷席几凡四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篾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群臣覲諸侯之坐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西廂謂之序底蒻苹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聽事之坐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豐莞彩色為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西夾南嚮

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西廂夾室之前筍箬竹玄紛
黑緌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
十九陳寶書器輅象華國之事重顧命
越玉五重陳寶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
寶之器物赤刀大訓宏璧琬琰之珪為寶刀赤刀削大
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為二重大玉夷玉天球河
圖在東序二王為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
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

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胤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兊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為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

國之事所以重顧命

二十四坐皆三重席左右几諸侯惟右几

此牖間之坐即是周禮扆前之坐篾席之下重二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扆前一坐敷三種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種之席敷三種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

一卄鄭不見孔傳同謂篾席為桃枝席

此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云此下則云篾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篾席纖蒻苹席並不知其所據也

二卄文貝仍几謂餘泉之貝

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蚳黄白文餘泉白黄文李廵曰貝甲以黄為質白為文彩名

為餘蚔貝甲以白為質黄為文彩名為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蚔餘泉之貝飾几也

廿三 孔以豐為莞席鄭云刮凍竹席

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用之為席也又云䓛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

廿四 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夾室

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室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

廿五筍竹萌篛筍竹之皮紛如綬

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爲篛竹取筍竹之皮以爲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

為里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為之

卄六 二序列玉五重序旁有王之坐

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别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為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寳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寳器也

廿七　繫辭言河圖孔劉皆有是說

河圖八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之時必有書為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寛宏無所不

法直如繫辭之言所法已自足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璧玉人之所貴是為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寶故云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各陳四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别有他義下二房各有三物亦應無别意也

廿八　胤舞衣中法大貝如車渠鼖大鼓

以夏有胥侯知胥是國名也胥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猶在明其所為中法故常寳之亦不知舞者之衣是何衣也大貝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䡛為渠大小如車䡛其貝形曲如車䡛故比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鼖鼓舞樂云大鼓謂之鼖此鼓必有所異周興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故云商周傳寳之

廿九 鄭以鎬京宫室同諸侯有左右房

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

三十

西夾室有南鄉坐東夾無直陳夾室之前

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西序亦陳之賓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

卅一　垂舜共工知兊和古之巧人

戈弓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兊和亦古之巧人也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即不足可寳知所為皆中法故亦傳寳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其兊和之所作則不知寳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寳之

卅二　孔以四輅玉金象木鄭謂主朝祀不陳象革木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為金

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為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為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

卅三　陳器物皆以西為上王殯在西序

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内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内也

卅四　左塾門内之西右塾門内之東

釋宫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内之西右塾者門内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為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為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

卅五 執兵宿衛之人先東後西以王在東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内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扆以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

卅六 鄭謂陳寳爲華國典路亦有出輅之禮鄭玄亦云陳寳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

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

卅七 弁為士冕皆大夫皆執兵立堂下上

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内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戺上所立處正義堂廉曰戺相傳為然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劉

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於西垂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之階上一人冕執鈗立于側階鋭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

八卅總叙立者從外向内叙堂上從近向遠

正義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於畢門之内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雀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為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為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

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

九州據鄭說路寢南有三階此不見中階

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階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則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

不須以兵衛之

十四 士衛王殯與在廟同服雀弁

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衛王殯與在廟同故雀為弁也鄭玄云赤黑為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

一四 惟戈多有惠劉鉞戣瞿鈗古今異

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鈗亦矛也戣瞿皆戟

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與鉞相對故屬以似之而别又不知何以為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今之句矛鉞劉蓋今鑱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鉞矛屬凡此七兵或施衿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

四二鄭云序内半以前曰堂孔意垂堂之遠地

鄭玄云序内半以前曰堂謂序内簷下自室壁至於堂

廉中半以前總名為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
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垂是遠近之名此經所
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
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是堂上之遠地堂之遠地當於
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上
也鄭王皆以側階為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
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為北下階上謂堂
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四三王及羣臣皆吉服太史御王冊命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言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執事各異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太史秉書由賓

階隮御王冊命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

四四麻冕盖衮冕吉服於此正王之尊

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故稱麻冕傳言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及服也王麻冕者盖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衮鄭玄周禮注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

色黼黼有文故特取為文

四五 卿士邦君𧹞裳太保太史純吉

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蚍蜉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

四六 彤裳即纁裳常祭服

傳執事至宗伯正義曰此三官者皆執事彤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彤赤也禮祭服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為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即宗伯之卿也

四七 禮於奠爵無同玉人有執冒四寸

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於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能執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

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鋭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偽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

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

四八太保上宗由阼階隮由便且卑不

阼階者東階也謂之階者鄭玄士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

東故用阼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為主人也

四九　上宗即大宗宗伯之長

鄭玄云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

五十　王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於殯西南讀策

訓御為進太史持策書顧命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時王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

面於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為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為名指上文為言顧命策書稟王之意為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命

一五 言末命以感動康王嗣訓以訓戒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用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用是道臨

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

五二 卞為法無正訓

卞之為法無正訓也告以為法之道令率羣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

五三 王受同瑁宿祭咤饗太保受同祭嚌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顧命上宗曰饗祭必受福讃王曰饗福酒

太保降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
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宗
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大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白已傳
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太保受同祭嚌
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嚌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
太保言嚌互相備宅授宗人同拜白戒王以事畢王答
拜敬所白太保降收太保下堂立王下可知有司於此

盡收徹

五四 釋上文受授拜饗收徹之節

正義曰王授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柩西南東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几前祭酒酹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

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嚌至齒興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西面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柩云已傳顧命訖王則答拜柩尊所受受太保乃於宗人處同同祭柩如王禮但祭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嚌至齒興再拜訖於居所位授宗人同太

保更拜白柩以事畢王又答拜拜柩敬所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收徹器物

五五

宿即肅咤為奠爵鄭以肅咤為前卻

天子執瑁故受瑁為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讀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為一

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於神所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為此祭者告神言已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為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祭既言三祭知三咤為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為奠爵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與孔異也

五六祭以變為敬故太保洗異同酢祭

上宗讃王以饗福酒也即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酒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篚既飲皆反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祭祀以變為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王祭後更復報祭酒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

五八王言饗太保言嚌互相備

王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受

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嚌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於太保言嚌至齒則王饗福酒亦嚌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

五九　殯之所處故曰廟廟門謂路寢門

諸侯出廟門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亦可知殯之所處

故曰廟皆待王後命正義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既尸天子告諸侯求匡弼　十六

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康王之誥求諸侯之見匡弼

一六　召畢率東西諸侯執壤奠王荅拜

王出在應門之内出畢門立應門内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皆布乘黄朱諸侯皆陳四黄馬朱鬛以為庭實實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實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為藩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親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皆再拜稽首王義嗣

德答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

二六 畢公代周公為東伯以召領冢宰先西方

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為右西為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為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

六三

諸侯來朝遇喪因見新王

諸侯之在四方皆為天子藩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始崩即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也

六四

諸侯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為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原王答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為天子無所嫌故答其拜受其幣自許

與諸侯為主也

六五太宰以下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冢宰與司徒皆共

羣臣諸侯並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曰敢敬告天子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

六六文武誕受羑若言大受天道而順之

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

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

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天下賞
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今王
敬之哉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

六七 羑聲近猷故訓道

羑聲近猷故訓之為道王肅云羑道也文武所憂非憂
西土而已特言能憂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

六八 康王報誥羣臣以文武君聖臣良故得天

正義曰羣臣諸侯既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之曰衆

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内之國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慱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道使文武受命諸國王有天下

六九答諸侯曰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

覲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成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令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

十七
十
羣臣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正義曰羣公總謂朝臣與諸侯也鄭玄

云釐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

一七命畢公分別居里成東周郊境

康王命作册畢命為册書以為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作畢命畢命言畢公見命之書

二七康十二年自鎬至豐命畢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於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外得所

七三漢初不得此篇有得其年月者

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

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

七四
畢公代為東伯王以周公歿告之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王順其事歎告畢公代周公為太師為東伯命之

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祐之用能受殷之王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愼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

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

七五 畢公佐文武成康四世祗師言勤小物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

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

七六 歲星太歲皆十二年一周故曰紀

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

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為世

七七克勤小物大事必能勤

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為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說語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為大臣是輔左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也正

色謂嚴其顔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

七表宅里猶今表門閭殊井疆猶今擯出

八識别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當褒賞之病其為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義里使放傚之揚其善聲告之跡遠使聞知之先王制之為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

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同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為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令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

七申畫郊圻謹固封守京師安則四海安

九雖舉邑之郊境為言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立四郊以為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牢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

之近郊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
安則四海安矣

十八安危惟殷士以周公君陳勉之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
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
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惟周公克慎厥始為君
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
能慎其始君陳宏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

烈能成其終

八 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敝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同一流此殷之衆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已久矣怙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誇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今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恒防閑之惟大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為大順也

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世有禄位財多勢重縱恣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者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

尚書要義卷十八